

朱欄玉楮——

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

■ 盧雪燕

寫本，¹是為雕版印刷普遍使用以前，最重要的一種圖書產製方式，明代內府寫本，指的便是由明代宮廷秘府編繕抄寫的書籍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典藏古籍多數衍襲自清宮，而清宮舊藏又承接明宮廷的大量典藏，因此保留為數不少的出自明內府編纂、繕寫的內府本圖書，本文透過梳理院藏，得出非宗教類的明內府寫本書籍，總八十一種，²除反映明代內府書籍的版式特徵之外，更見其不受經濟力限制所展現的特有宮廷色彩。

2022年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例行展第三、四檔，以常見於佛典的兩種古籍裝幀形式——「梵筴」與「經摺」為綱，選展院藏相關精品，其中除宗教典籍之外，尚展出一外形屬經摺裝，但內容與儒、釋、道經義無涉的書籍——明內府寫本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，³除可見明帝國轄境內外地方土產的內容之外，該書外框、欄格皆朱色手繪，雙邊（外粗內細），行格寬大舒爽，端楷，朱、墨分書於白棉紙之上，配上土黃色暗花織物書面，以及杏黃織物插套，整體風格清麗雅致，與一般寫抄本相較，更多了一層精巧與講究！（圖1）

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如此，那麼其他故宮典藏的明內廷寫本書籍又如何呢？是否一樣精寫精裝？與一般寫本相較有何區別？為找出答案，本文以筆者平日工作所見，並參就前人研究，⁴先行將故宮典藏之較可能為明內府寫本（佛、道經典除外）書籍，總列成表，然後分述各書版式、開本、形制，部份鈐印、外觀裝幀等基礎資料，最後歸納綜整，得出故宮現

藏明內府寫本大概之外，更進一步提出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書籍的基本特徵。

由於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佛、道經典，不但數量多（四十部以上），且書寫所用的磁青紙（或羊腦箋）、墨、泥金、泥銀等高貴素材，或是經書多採經摺裝，以及書寫經文多用「館閣體」等，雖說也屬於明內府寫本重要品類之一，但因風格一致，且與一般佛、道宗教典籍等級差別甚大，故留待日後專章介述，本文暫不予討論。⁵

故宮院藏明內府寫本書籍

故宮典藏古籍，約三分之二承續自清宮舊藏，而清宮同樣也接承明宮廷原藏書籍，是以保留為數不少的出自明內府編纂、繕寫的內府寫本圖書，筆者藉由前人研究，以及個人目驗，得知，故宮藏明內府寫本書籍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皆備，而從文物統一編號字碼分析，則含「故善」、「故內」、「平圖」等字碼（其中《孝經總類》含「故善」與「故內」，

部頭巨大，刊雕不易（例如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四庫全書》），個人雅好，或是出於特殊需要而編纂的書籍（例如各朝實錄、佛經），都是採用抄寫方式產製書籍的原因之一。⁶本文未列討論的四十多部明內府寫本佛、道經典，本身就是宗教書籍，而「時代早」與「地位高」，若不論前者，就「地位」來說，八十一種內府寫本書籍，多數屬於御製、敕撰，⁷換言之，與「皇帝」關係匪淺，地位自然是最「高」的了。

翁氏除提出寫本的概念，同時也從裝幀、用紙、用墨、用印，以及書籍尺寸、裝幀材質、用色等入手，就北京故宮典藏明、清內府寫本，提出與其相對應的幾種特徵，並藉之作為鑒定明、清內府寫本的依據，此法固然不失偏頗，但比較可惜的是，翁氏文章之於明內府寫本陳述太少（僅提及《大明太宗皇帝御製集》），不足以概觀整體。

2021年，學者陳瑜撰〈明內府寫本及其價值〉一文，⁸是為筆者僅見以明內府寫本為主軸的專論，不過或許因為明內府寫本存藏已少，加之分藏各處，親見不易，故推測作者可能綜整各大圖書館相關藏品介紹，加上零星學者個別書籍的研究專著，從而介述明內府寫本外觀（含版式、開本、書體、用紙、鈐印、形制裝幀等），實際參與書寫的工作人員，以及書籍曾經存藏的含南京、北京在內的幾座明宮廷書庫。另文章亦就書籍分類，提出除御製文獻外，還有東宮、后妃教材，醫書、釋道寫經、通俗演義小說，以及少許由翰林院等中央機構摹抄的書籍。此外，文章以《永樂琴書集成》（現藏於本院）（圖2），以及《御製外戚事鑒》（現藏於日本東洋文庫）二書為例，參就學者專著，個別簡述該書版式等基本資料，文末，則以書學、文獻學、史料為綱，提出明內府寫本學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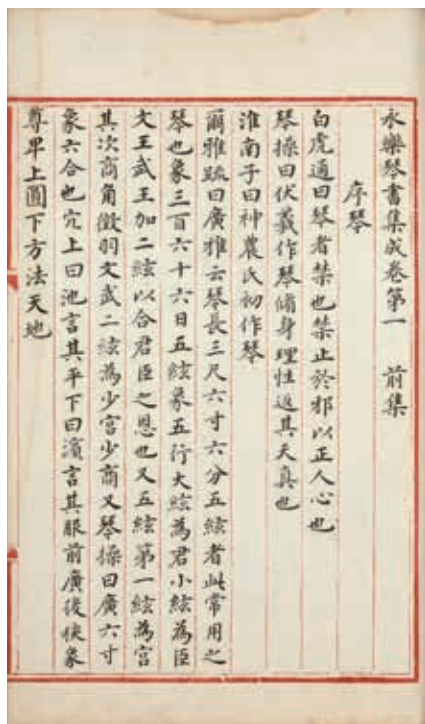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成祖敕撰《永樂琴書集成》 明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3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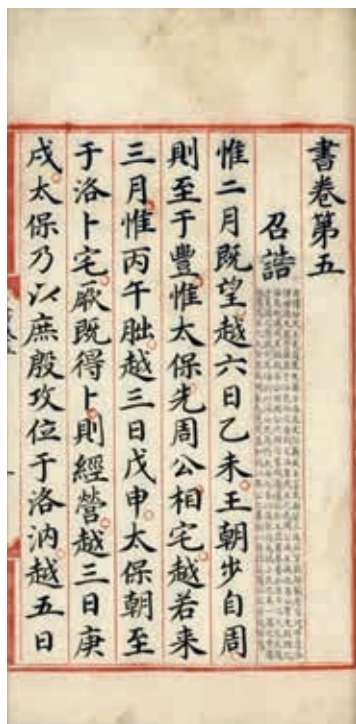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不著撰人《書經》 明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內002013



圖4 明 胡廣等撰《春秋集傳大全》存明烏絲欄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05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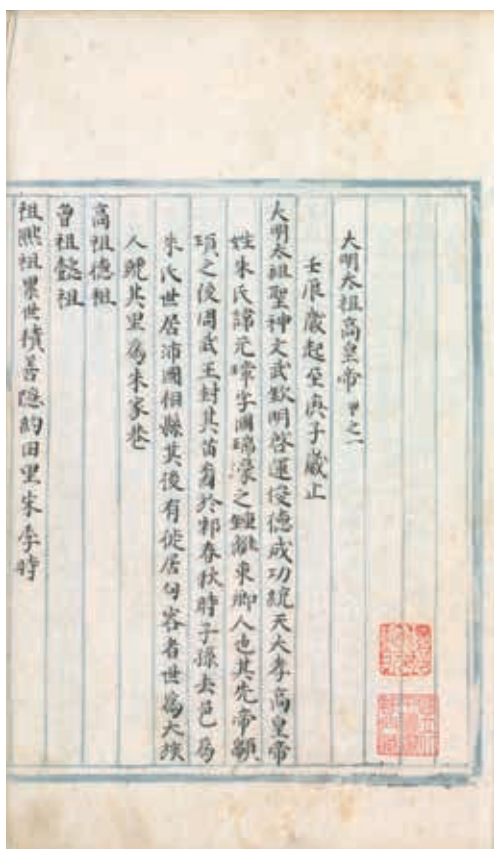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明 胡廣等撰 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》 明藍格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9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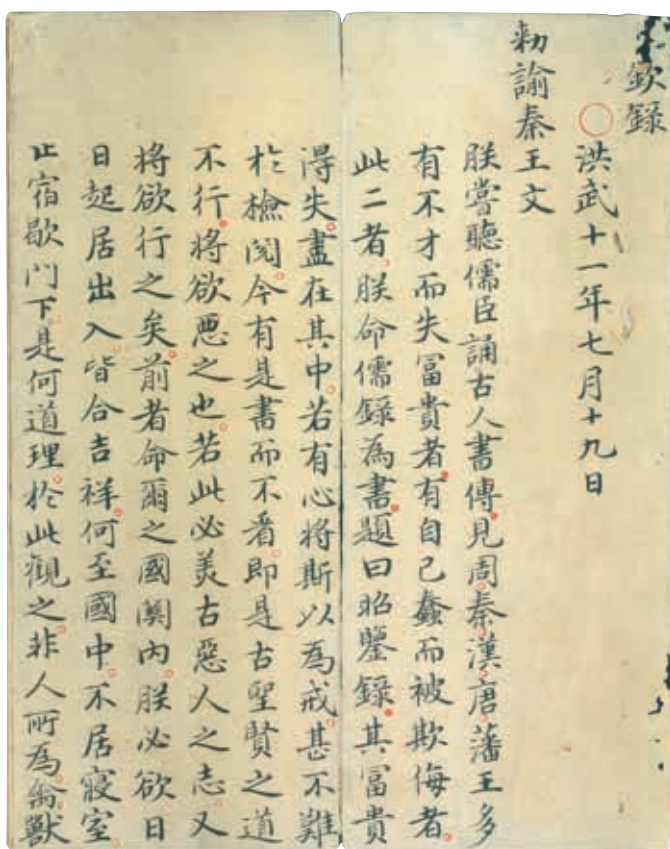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明太祖撰 《明太祖高皇帝實錄》 舊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2667

價值所在的個人觀點。

筆者綜整八十一種非宗教類內府寫本書籍，提出故宮明內府寫本特色如下。

一、版面以朱絲欄手繪欄框、版心大紅口，雙魚尾為最典型

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的基本外觀，總的來說，框欄部份以朱絲欄最多（圖3），其次是烏絲欄（圖4），藍絲欄、無框欄書籍較少（圖5、6），而不論朱、墨框欄，雙框（雙框線條一般外粗內細）皆多於單框，至於版心樣貌，以大紅口（或大黑口）、雙魚尾最為典型（有些魚尾旁繪一細線）（圖7），但也有白口，單魚尾，用雙橫線代替魚尾（圖8），或如《永樂

大典》之甚至繪有三魚尾的（圖9），除此之外，也不乏版面以橫線切分上下（如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、《國朝冊府畫一元龜》、《少微通鑑節要》）（圖10），或是墨格抄寫（《統曆彙集元龜》）的書籍。（圖11）

二、開本宏大

就開本大小來說，每半葉版框高度25公分以下，15公分以下的少見，而其中不乏如《永樂大典》之版框每半葉高度30公分以上，寬度20公分以上的書籍，還有，各書版框外的天頭、地腳、脊背的留白大致寬大，因此，八十一種明內府寫本書籍尺寸絕對稱得上「寬闊宏大」。（圖1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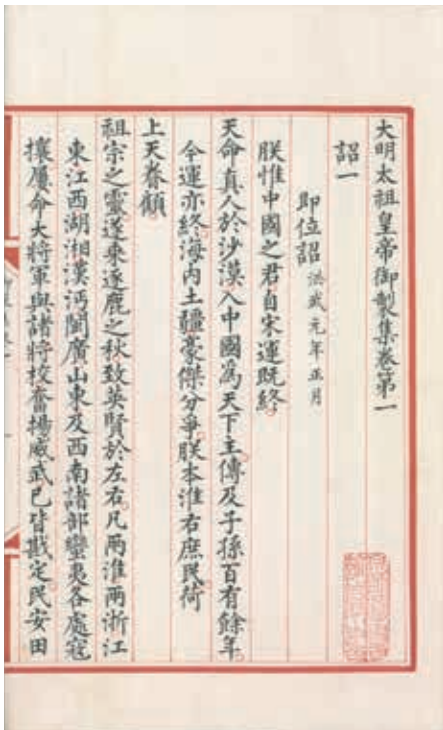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明太祖撰《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》存 明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3322



圖9 明 解縉等撰《永樂大典》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31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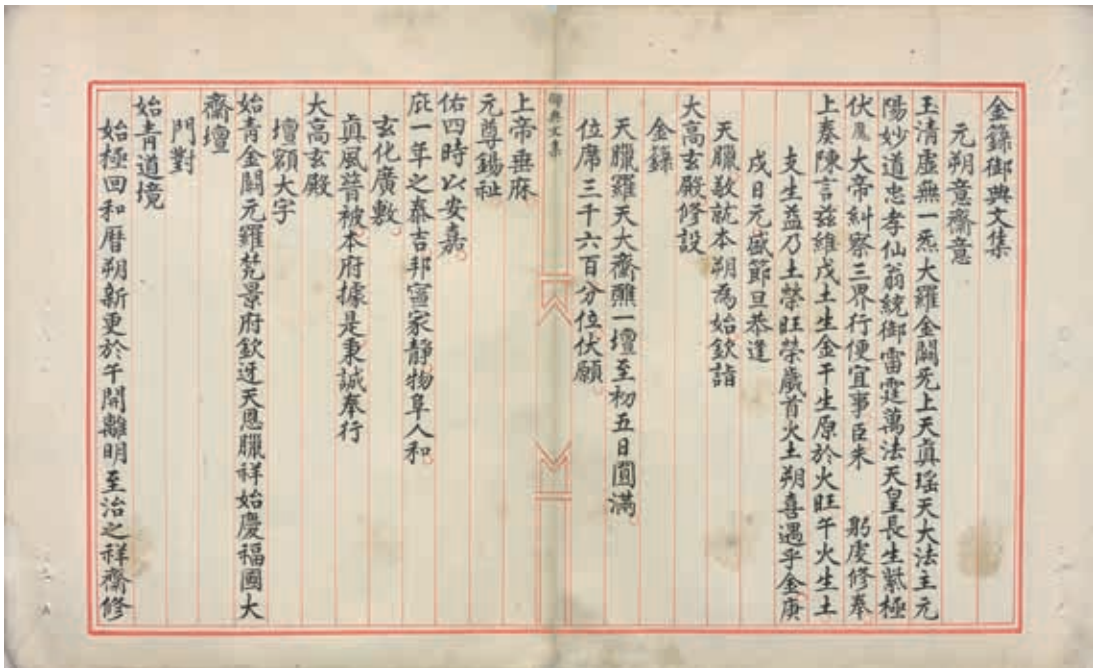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不著撰人《金錄御典文集》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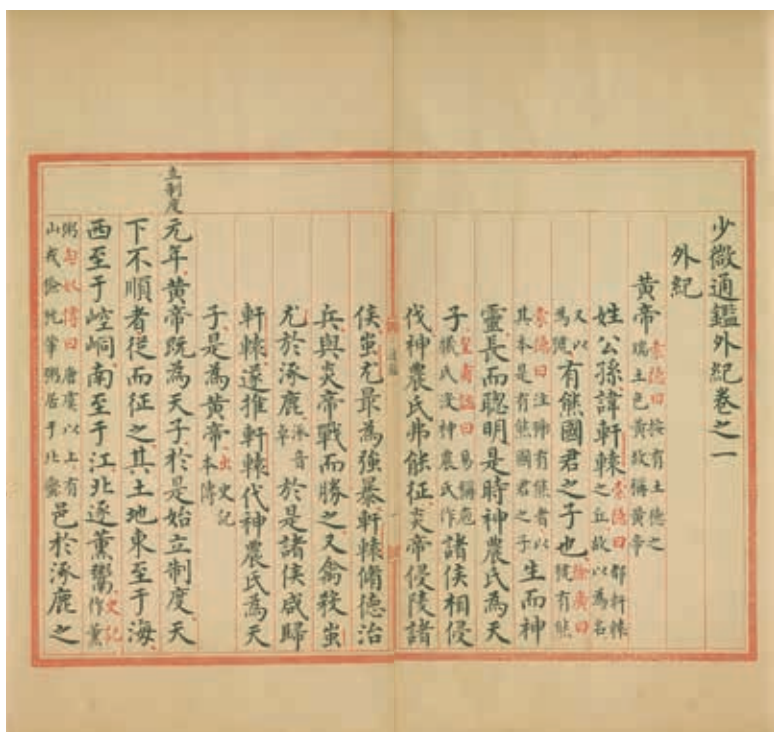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宋 江贊撰 《少微通鑑節要》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3278



圖11 不著撰人 《統曆彙集元龜》 明墨格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019



圖12 不著撰人 《徐仙翰藻》存 明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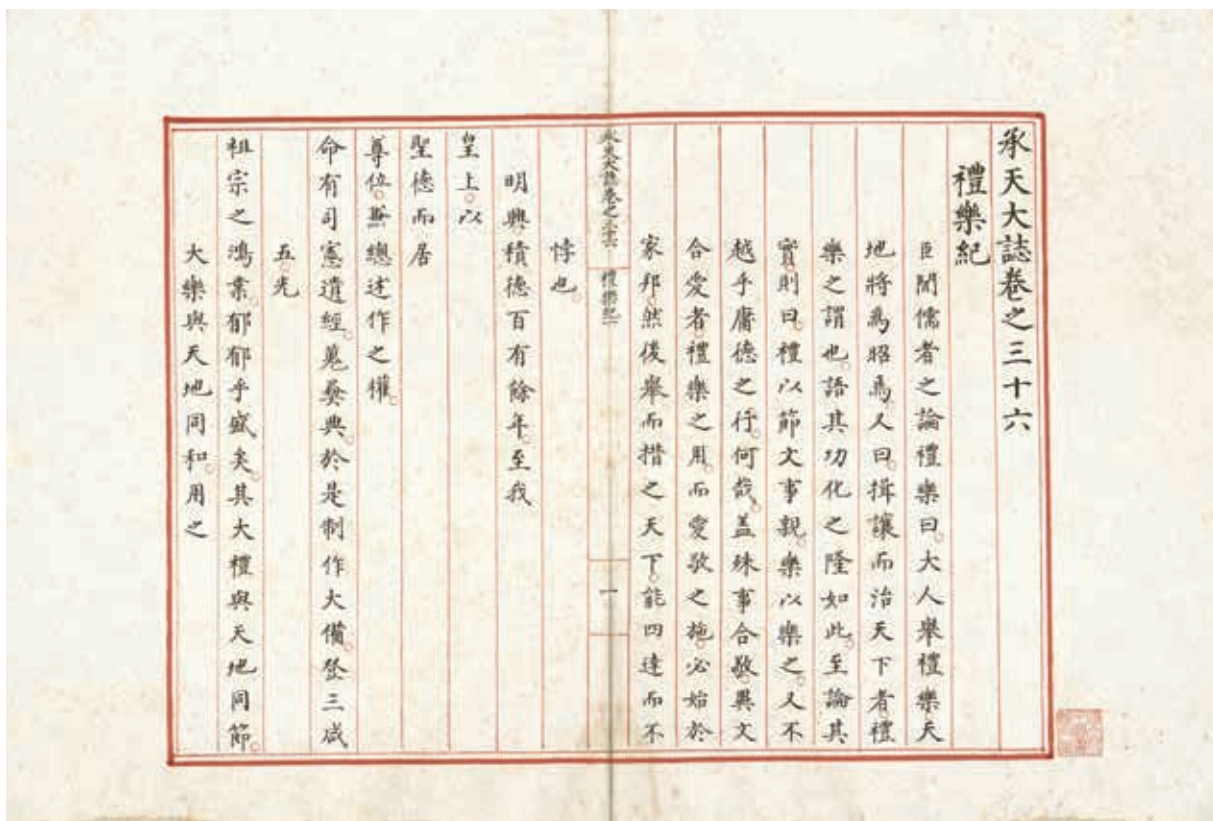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不著撰人 《承天大誌》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59

三、包背裝，以及天青、明黃織物書衣多。

就書籍裝幀來說，包背裝在明代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，應用也多，除去可能經由清宮重新裱裝，無法判斷原裝幀形式的書籍之外，八十一種書籍之中，以包背裝為最多，當然也有幾種採蝴蝶裝（如《承天大誌》）（圖13），或是經摺裝的書籍，而以天青雲鳳織物（如《太乙集成》、《皇明帝后紀略》）（圖14）、天青素面織物（《大統通占》）、天青暗花織物（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）、土黃暗花織物（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），以及運用最多的明黃龍（鳳）紋織物（《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》、《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》、《聖學心法》）、明黃素面織物（《孝經總類》）、明黃雲紋織物（《遼史》、《元

史》、《兵法丹書》）等為書衣（圖15），實際上也是判別明代宮廷書籍，與一般坊間書籍的最明顯區別之一。

四、其他

就書體言，除《嘉靖敕議》字體稍顯剛硬之外（圖16），¹⁰其餘書籍所見字形優美流暢，無疑屬於明代官書應用最多的館閣體，此外，像是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、《御製新集斷易精粹》、《徐仙翰藻》、《太乙集成》等所附之以礦物顏料設色彩繪的書籍插圖，也是一般書籍所望塵莫及。（圖17）另外，常出現在明內府藏書之中的「廣運之寶」印記（《資治通鑑綱目》），同樣也鈐印在部份明內府寫本書籍之內。（圖18）



圖14 明 鄭汝璧撰 《皇明帝后紀畧》
明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故善002655



圖15 元 脫脫脫撰 《遼史》存
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平圖001913~0019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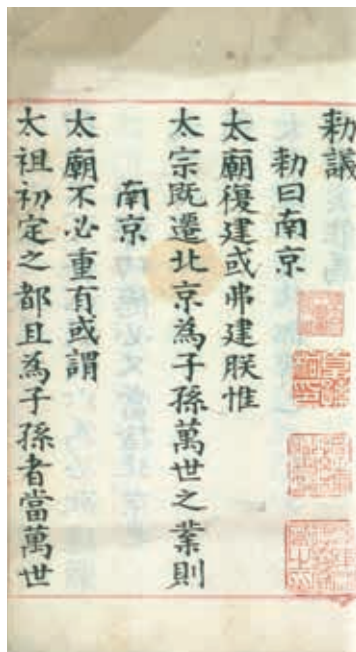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 明 禮部編 《嘉靖勅議》 明抄本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67



圖17-1 傳宋 謝枋得註 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存 明朱絲欄抄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1



圖18 宋 朱熹撰 《資治通鑑綱目》存
明內府朱絲欄精抄本 鈐印：「廣運之寶」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761

除棉紙外，古來出現例如奏本紙、榜紙、灑金五色箋、磁青箋、羊腦箋等林林總總的明代宮廷用紙，因為筆者無法正確判別，故不細述，不過就觸感所及，只覺八十一種明內府寫本書籍之中，多數書籍紙張較一般坊刊書籍厚實，潔白，且如《御製金錄大齋章表》這類多色灑金厚紙箋則相當罕見。¹¹（圖 19）

結語

總結上述，筆者以為故宮今日典藏明內府寫本，雖與明內府刊刻印刷書籍產製方式不同，但書品特點其實相當類似，比如：「版式開闊、行格疏朗、紙潔墨麗、裝幀雍容」等，¹²另「朱欄玉楮、工楷抄寫、紙墨瑩潔、裝幀考究」等陳瑜文章裡所形容的明內府寫本書外觀，¹³的確符合筆者親見的故宮典藏，就遞藏情形來



圖17-2 傅宋 謝枋得註 《明解壇和千家詩註》存 明朱絲欄抄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1

說，部份書籍甚至還能追溯對應到明萬曆年間（1573-1620）撰就的《內閣藏書目錄》（例如《大明會典》），其流傳有序之說也無疑議。

本文揭示之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書籍八十一種，與各大圖書館存藏相較，數量、種類，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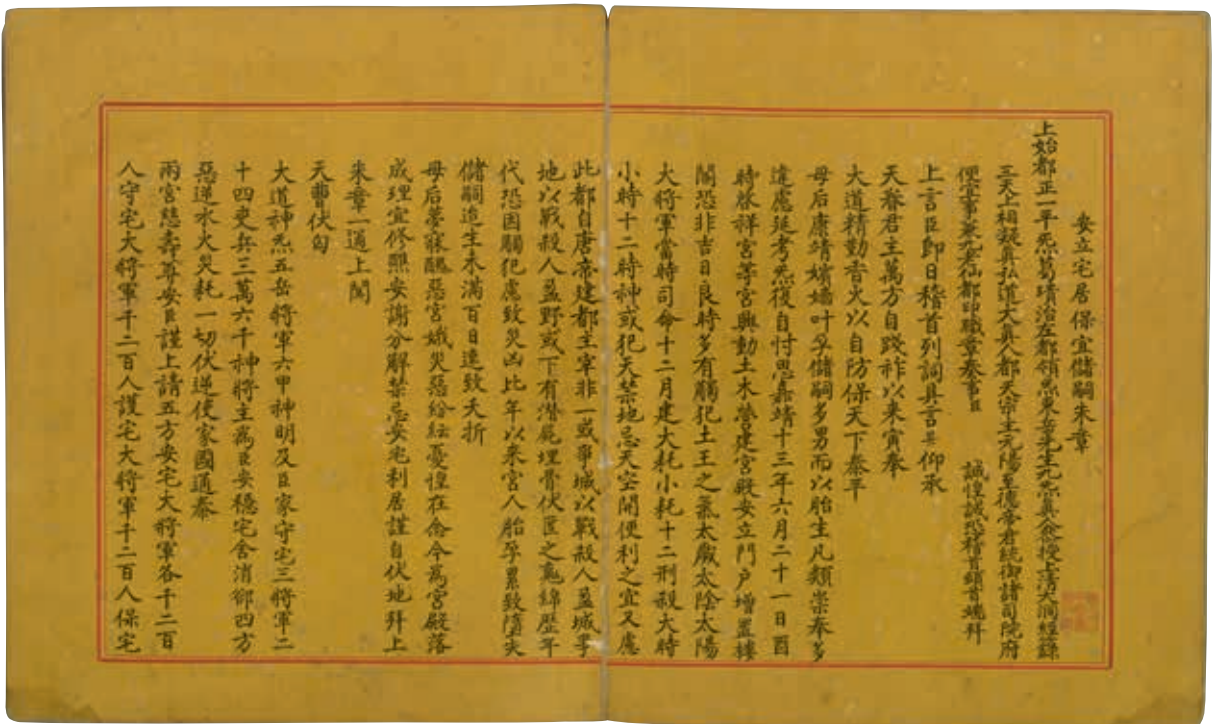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9 不著撰人 《御製金錄大齋章表》 明內府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88

疑是相當豐富的，但完全無法與明內府刊刻印刷書籍存世數量相比，珍稀特性，不言可喻。十九世紀末，二十世紀初，清宮典藏書籍大量散出，北京壽安宮圖書館成立之初，大體上已



圖20 元 馬端臨撰《文獻通考》元泰定元年(1324)西湖書院刊本該書盛裝書籍的有隔層、托板的插銷式金絲楠木書盒，係北平圖書館新製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256~009285

經將明內府寫本集中，並納入「善本書庫」，而同樣接收清宮舊藏書籍數量極夥的北平圖書館，也是一樣的作法，除納入善本甲庫之外，還為其量身定作珍貴的金絲楠木書匣，以茲保護，顯然在當時北平圖書館館員的心目中，明內府寫本書籍的珍貴性是不亞於宋、元善本的。(圖20)

今日，我們無法得知有明一代，內府究竟寫繪多少書籍，不過透過故宮院藏的實際觀察，除「獨一部」的孤本特質外，亦存在像是「皇帝御製集」這類未曾發刻的特殊品類，其價值則不再僅僅限於珍稀文物。

本文旨在介述故宮典藏，希藉由此文拋磚引玉，吸引更多愛好者投入故宮典藏古籍領域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寫本，字面上的意義固然是直接用手寫的書籍，但在文獻學領域，有時往往與依據某底本傳抄的抄本有著類似的意義，本文「寫本」一詞，係指凡非使用印刷方式產製的書籍，概稱之。
2. 此數係暫定，未來可能因新資料、新考訂而有所更動。
3. 本院典藏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總三種三冊，分別是題名、內容皆相同的經摺裝書籍二冊（文物統一編號：故善 013163、013164），以及題名《天下各省直府州縣所屬地方出產土物類總集要》，線裝書一冊（文物統一編號：故善 002671）。
4. 此處前人研究，係指《故宮善本古籍資料庫》裡之於各書的基本描述，該資料庫有關書籍「版本」的認定，大略承襲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》、《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》，但仍與時俱進，隨新研究、新資料的出現而時時修正。
5. 關於故宮院藏漢文佛（道）經大概，參見拙著，〈從院藏《龍藏經》看清宮佛經裝潢〉，收入馮明珠、盧雪燕主編，《殊勝因緣——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探索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5），頁280-299。
6. 參見翁連溪，〈明清內府寫本的鑒定——以故宮收藏為例〉，《紫禁城》，2008年5期，頁146-173。
7. 關於明御製等書籍，參見黃首祿，〈明代御製文獻研究〉（武漢：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4）。
8. 陳瑜，〈明內府寫本及其價值〉，《四川圖書館學報》，2021年1期，頁95-100。
9. 明清宮廷生產書籍，常用綾、緞、絹、錦等織品為書衣包材，由於筆者無法明確分辨其區別，故統稱「織物」。
10. 該字體與天津圖書館藏《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》（明弘治銅活字印本字體）字體頗類似，不知是否有所關連。參見李國慶，〈說說傳世的明版書〉，《收藏家》，2018年6期，頁6。
11. 另，故宮典藏明內府本佛經用紙之中，除一般磁青紙之外，也含多部以羊腦箋抄寫的佛經。
12. 馬學良，〈吹盡狂沙始見金——談明代的內府刻本〉，《收藏家》，2018年6期，頁24。
13. 陳瑜，〈明代內府寫本及其價值〉，頁95。